中医药在聊城·聊八味

桑黄:百年古桑育珍菌

本报记者 马永伟

临清桑黄是一种历史悠久、品质珍贵的药用真菌,素有“森林黄金”的美誉。作为国内知名的桑黄道地产区,临清被称为“中国桑黄之都”,境内黄河故道区域古桑树资源丰富,拥有万余株平均树龄300余年的古桑树,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桑黄生长繁育提供了绝佳环境。

桑黄多寄生于古桑的枝干,在临清黄河故道,古桑树群自然生长分布,区域年产野生桑黄约1500公斤,原生种质资源纯正优良。依托稀缺的古桑生态资源,临清荣获“中国桑黄之都”“中国桑黄种植示范县”等荣誉称号,临清桑黄入选“好品山东”,桑叶茶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,钞关牌桑黄茶、鳌头矶桑叶茶获山东省知名农产品企业产品品牌;“临清桑黄”被认定为山东省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,被授予2021年度道地中药材影响力品牌,2022年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,品牌含金量持续攀升。

临清桑黄药理活性广泛、药用价值突出,富含多糖、三萜、甾醇、总酚、麦角甾醇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,权威检测数据充分印证其品质,谱尼检测报告显示,在所有送检的桑黄样品中,临清桑黄的三萜、多糖、总酚、麦角甾醇等有效成分含量最高,凭借优异药性被收录于《中国菌物药》。

随着全民健康理念深入人心,高品质药用保健产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,具备多重康养功效的临清桑黄精准契合市场发展趋势,产业发展前景广阔。目前,临清清源正本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年产桑黄中药饮片30吨,全国市场占有率超70%。

立足独特的道地资源优势,临清将桑黄产业作为重点特色农业产业大力发展,形成了“菌种研发—规模化栽培—精深加工—品牌营销”的完整产业链。这种模式避免了散户种植技术水平参差、品质不一的弊端,实现了统一规划、统一技术、统一管理,极大提升了产业效率和抗风险能力。据介绍,临清桑黄采用仿野生大棚椴木栽培技术,通过智能温室精准控制温度、湿度、光照和通风,模拟桑黄最适宜的生长环境,在有限的土地上实现高密度、标准化生产,打破了野生资源“靠天吃饭”和季节限制的瓶颈,单位面积产量和经济效益远高于传统农业。

当前,临清桑黄人工栽培品的品质在多项指标上实现了对野生桑黄的超越。产量高度稳定、可控,通过智能温室和标准工艺,可实现计划性、批量化生产,保障市场持续供应。品质高度均一、标准化,同一批次产品的大小、形状、有效成分含量波动范围极小。从菌种到成品,全过程无农药、无重金属污染,不依赖野生资源,利用农业下脚料(木屑、椴木)进行生产,绿色环保、实现了可持续发展。

目前,临清桑黄人工种植面积1100余亩,年产桑黄菌包800万个、成品桑黄330吨,已研发产出桑黄中药饮片、桑黄茶、桑黄粉、桑黄酒、桑黄咖啡等系列产品50余种。当地分三期先后在先锋路街道、新华路街道、尚店镇布局建设三个产业园区,配套建设了智能化菌种选育、菌包生产、口服液生产、食用菌冻干加工、桑黄灵芝医药中间体提取、超临界药用成分二氧化碳提取等一系列精深加工设备,主导制定的桑黄栽培技术规范成为国家行业标准。

在品质管控与技艺传承上,临清桑黄亮点纷呈,独具特色的“桑黄茶炮制技艺”入选临清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依托低温破壁提取技术,将桑黄活性成分提取率提升至92%。当地企业建成符合《中国药典》2020版标准的中药饮片生产线,年产桑黄中药饮片30吨。参与制定《药用真菌桑黄子实体》团体标准,联合科研机构建立指纹图谱鉴定方法体系,实现“菌种DUS测定”和“有效成分定量检测”双轨质控。临清桑黄已纳入《山东省中药材标准》,并完成《中药饮片炮制规范》备案。

临清桑黄以地道品质、全链优势、匠心工艺,已成为聊城特色中医药产业和乡村振兴的一张亮丽名片。

(照片由采访对象提供)



寄生于古桑树上的桑黄



桑黄已实现人工栽培

80多位市民过了一把“中医瘾”

□ 孙克锋

10月24日下午,成无己讲堂第六十一讲暨“无己方论”中医药文化宣讲活动在茌平区图书馆开讲。全国基层名中医、山东省名中医、东昌府区中医院党委副书记兼针推康复科主任王成哲登台授课,80多位市民把活动室坐得满满当当。

讲课一开始,王成哲没着急讲大道理,先抛出三个问题:“你看过中医吗”“你喜欢中医吗”“你有过当中医的念头吗”台下齐刷刷地举起手。

有人说小时候发烧都是奶奶用土方子压下去的,有人说家里至今常备着六味地黄丸,还有人笑着说“早知道有这么大作用,当初就学中医了”。

王成哲顺着话头往下聊。从《戏台》里那句“老祖宗留下的玩意,真地道”,讲到《百鸟朝凤》里“唢呐是吹给自己听的”;从扁鹊三兄弟“大哥治未病、二哥治初病、自己治重病”的典故,讲到国家为什么现在这么重视中医药。

他说,中医真正成才,大多在四十岁以后,六十岁才能炉火纯青。“得是经历过病痛的共情者,是不急于求成的慢热者,是跨界转行、有阅历的通透者。”

“苦瓜炒鸡蛋,谁吃过?”王成哲突然问。

台下有人应和。他接着说,苦瓜本身就是药食同源的东西。2025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药食同源目录,一共106种,绿豆、山药、枸杞、阿胶……厨房里常见的不少都在里头。

他又拿莘县莘亭伊尹耕处碑说事。伊尹是商代的宰相,也是中药汤剂的创始人,被广大厨师奉为祖师爷。“好厨子一把盐,好大夫一把药,道理是相通的。”

讲到中药的味道,他用大黄和甘草打比方:大黄苦寒,能泻下;甘草甘平,能调和。古人“神农尝百草,日遇七十毒”,靠的不是化验成分,是亲自尝、亲自试,摸出每味药的“气”“和”“味”。

讲到经络穴位,他说得更实在:高倍显微镜能看得见细菌病毒,却照不到经络;“不是中医不科学,是思维方式不一样,方向不同。”

一个多小时讲完,王成哲站起身:“光说不练假把式,起来活动活动。”

他带着大家在原地站定,一招一式打起了八部金刚功。起势、转头、弯腰、伸臂……动作不难,但要做到位也不容易。几位年纪大的市民跟着做,动作慢半拍,旁边年轻人主动帮着掰肩膀、调姿势。

“平时在家就爱揉肚子、敲经络,今天有专家教,赶紧跟着学。”一位六十来岁的阿姨说,“以前总觉得中医玄乎,今天一听,其实就在饭桌上、在生活里。”

王成哲最后说,民国时期掀起反中医浪潮,是因为那时候国家落后,是“爱之深、责之切”。现在国家强起来了,提倡文化自信,大家应该好好传播中医药文化。

“中医不是守旧,是传承。”他说,国家现在大力建国医堂、中医阁,推行西学中、确有专长考核、中医师承等制度,就是为培养中医人才,“国家层面是真重视,老百姓也真需要,回头一看,没人了——这才是最着急的事。”

活动散场后,不少市民围着王成哲问这问那。有人问高血压能不能拔罐,有人问孩子挑食是不是脾胃虚,王成哲一个个耐心回答。窗外天色渐暗,茌平区图书馆门口,人群三三两两散去,嘴里还聊着刚才没听够的那些“老祖宗的玩意”。